

尽管救亡保种乃是最富警醒力的口号,也帮助凝聚了近代的民族国家认同,但在外侮频仍的生存重压下,种族观念多被看成强势社会的特权。今天,此种观念既已在西方受到理性清洗,我们同样应当借着这次阅读,来反思向未探及的文化盲点。或许,更须慎思明辨的要害在于:虽有传统华夷之辨的负面影响,但深受儒家普世教诲的国人,其心胸何以步步滑向偏狭?如此方能超越集体下意识边界,追究近代民族国家框架的局限。

近代中国 之

种族观念

5(2)

[英]冯 客 / 著
杨立华 /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C912.5(2)
F481

刘 东 主编

近代中国 之 种族观念

[英]冯 客 / 著
杨立华 / 译

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英)冯客著;杨立华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书名原文: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ISBN 7-214-02449-7

I. 近... II. ①冯...②杨... III. 种族-问题-研究-中国-近代 IV. C9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4057 号

书 名	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
著 者	[英]冯客
译 者	杨立华
责任编辑	金长发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徐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5 插页 2
印 数	1—5125 册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449—7/K·379
定 价	12.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列强的船坚炮利迫使中国人逐步地改变关于世界秩序的古老观念,却远远没有改变他们反观自身的传统格调。50年代以来,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的中国研究却有了丰富的成果,以致使我们今天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需要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因此,不仅要向国内读者译译海外的西学,也要系统地输入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可能会加深我们 100 年来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它的学术水准也再次提醒:我们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过去那些粗蛮古朴、很快将被中华文明所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高度发达的、必将对我们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也正因为这

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古老的中国警句便仍然适用,我们可以借别人的眼光来加深自知之明。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过强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华文明将难以找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收入本丛书的译著,大多从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接触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在从几代学人的成果中撷取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或见解时,我们自然不能从各家学说中只挑选那些我们乐于接受的东西。如果那样做,这“筛子”本身就使读者失去了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但这次译介毕竟只是初步的尝试,成败利钝,欢迎论评。

丛书编委会

前言

冯 客

“种族”是社会科学中一个日益受到关注的领域。在历史上,众多的研究已经将西方国家种族偏见的限度展现无余。众所周知,在欧洲,种族主义不是少数顽固无知者所独有的,至少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它是一种为许多倍受尊敬的人所共有的态度。在美国,种族偏见不是随着奴隶制的废除而消失,而是公开且正式地持续到数十年前,并且仍在继续影响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种族观念仍然受到公共舆论机关、政治群体和科学机构的赞同。

然而,种族观念在欧美以外的社会也同样兴盛,这一点就鲜为人知了。种族偏见通常被假定为一个其他被总括为“有色人种”的人们不得不忍受的“白种人”的现象。此类历史研究的狭隘视界(可以部分地归因于后殖民时代西方社会的罪恶感和仍占优势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情感),已经歪曲了我们对非西方社会种族问题的理解。在中国,种族的学说出现在 19 世纪末。分析性的种族范畴的使用影响了 20 世纪中国的许多思想家。尽管这一观念的重要性已经被为数不多的几个历史学家意识到,但有关它的系统研究却一直没有出现。

本书的第一章陈述了中国有关“种族”假设的历史背景。它引入的丰富材料涉及到对待肤色的传统态

度、身体差别的社会观念、“野蛮人”的概念、环境宿命论的思想以及种族中心主义的理论。第二章研究 19 世纪种族成见的形成和构造。第三章讨论种族观念在世纪之交的变革者中的出现。后者将种族的构想整合在一个新的时空观中。种族观念为革命派信持,而这将在第四章中加以分析。它对于民族概念的形成十分重要,并且在 20 世纪的头十年左右了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第五章关注中华民国(1911-1949)的学术共同体对种族范畴的制度和习俗化。最后一章将致力于优生学——有关种族进化的伪科学。在 1949 年共产党接管以后,“种族”以另一种学说形式存在下来,这一点将在后记中作简要的讨论。

当然,“种族”是一种与客观事实无关的文化构造。类型变化如发质结构或皮肤颜色被社会群体主观地看待并加以文化上的构造:其中一些人可能会关注皮肤的颜色,而另一部分人则关心眼睛的颜色。这些生理上的差异自身并不引致文化的差异,而是用来使角色的预期合法化:生理的特征被赋予了社会的意义。基于生理现象所作的区分并没有科学的根据。种族并不存在,它们是被虚构出来的。种族范畴的所指随着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种族作为一个识别性的构造,随着集团运作于其中的符号世界的变化而发展。符号世界中的变更将导致识别性构造的更迭。出于这种看法,一部种族观的历史只能采用一种唯名论的方式:它描述“种族”是如何来界定的,以及这些界定的历史变化。如果不是因为具体操作或文体上的障碍,“种族”这一词应该始终被括在引号之内。我用“种族”(race,汉语中的族、种、民族、种族、人种)一词翻译,与其说是强调不同民族的生理方面,毋宁说是强调它们的社会文化方面。“种族的”(racial)在这里被用作“种族”的形容词形式。

这项研究的分析性结构被集中在集团限定的概念上。集团是社会化地构造起来的实体,用来达到识别和组织的目的。集团采

用的形式很大程度上具有暂时和无常的性格。集团内部感受以及集团外部价值的变化将导致其成员身份界定的变化。集团成员的身份是一个只能在相关的背景、在与其他集团的参照中存在的概念。集团之间关系的网络可能导致一个集团将自己归入数种不同的界定,这些界定会有不同程度的重叠。这项研究被限制在基于种族的构造的集团限定上。

我对近代中国种族观念的分析,是建立在范围广泛的原材料基础之上的。它包括重要知识分子的文章、有影响的政治文本、教科书和译文以及有关进化、生物、医药、人类学、遗传学、优生学、种族卫生学、人文地理学等方面的科学和普及读物。这些资料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有教养的社会阶层的作品。如果可能在不同的文化层次间做出区分的话,那么这项研究显然表现了一种精英的历史:它关注于社会中受教育的部分。民众文化则由于实际的原因而没有被提及。下层阶级的鄙而不文、可靠信息的缺乏,尤其是工人和农民与外集团有限的接触,表明起点仍是精英文化。尽管“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关系的性质仍是一个争论的重要焦点,但可以假设二者之间存在着较程度的相互影响。对大众观念的认真研究有可能会揭示它们与有教养的精英所持的观念有许多相似之处。

同样,这项研究假定,当他们面对和解释外部世界时,士大夫中的多数人与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他们个人的少数民族背景的主流符号世界相互作用。尽管重点放在汉民族上,但我相信就外集团的种族概念而言,他们与满族并没有根本的不同。无论是从本书的性质还是从它的范围考虑,我们都不打算探讨汉族的少数民族概念。少数民族的表现类型与汉族并没有显著的不同:身体的连续性排除了种族理论的精巧。尽管有许多加在少数民族的虚构的野蛮起源之上的污蔑性评论,汉族的少数民族概念仍然被植入强调社会文化差别的种族中心主义的结构中。这项研究探讨精英

如何构造一个关于身体上不连续的民族的学说——主要是西方人和非洲人，亦即外夷，而非内夷。

最后，这里应该强调的是，关于非西方社会种族观念的研究还只处于初始的阶段。本书并不装出已经得出了最终结论的姿态，它是向激烈的批评开放的。如果能够引起一些富有成果的讨论，那也就达到了它的主要目的。

致 谢

本书大体上以我的博士论文为基础,这篇博士论文是在伦敦大学东方及非洲研究学院(SOAS)的 Timothy H. Barrett 的指导下写成的。对于他长久的支持和热情,我表示诚挚的谢意。我同样感谢该学院的 R. G. Tiedemann,感谢他在时间和知识上的慷慨。这里还要特别提及日内瓦大学的 Ladislav Mysyrowicz,没有他的帮助,本书是不可能写成的。

我感谢日内瓦大学的 Commission de Recherche 慷慨提供一项资助两年的 Fonds National Suisse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奖学金;它使我得以从事我的绝大部分研究,并完成博士论文。荷兰的 The Ministerie van Onderwijs en Wetenschappen 慷慨地支持了我在中国的田野工作。英国理事会核心研究基金的资助使我能够完成 1988 年夏在香港和台湾进行的田野工作,而东方及非洲研究学院在旅费方面也给予了一定的支持。本论文的修改还得到了英国科学院一项博士后研究奖学金的帮助。

我希望向多伦多的约克大学的陈志让(Jerome Ch'en),伯克利的加州大学的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莱顿大学的许理和(Eric Zürcher)以及 Eric Maeder 表示感谢,他们对早期的研究计划给予了鼓励并做了有益的回复。陈志让教授的《中国与西方》(Hutchinson, 1979)一书,以其深刻和透彻而仍是中国

现代史学的一个典范,他对后来的研究提纲给予了热情的评价。Michael Banton 也同样非常支持我的研究。本书的结构受到了他的《种族理论》一书的启发,该书是种族研究领域的一个经典。我还要感谢两部结构主义著述的影响: Peter Berger and Thomas Luckmann'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1966) 和 Siegfried J. Schmid (ed.), *Der Diskurs des radikalen Konstruktivismus* (Frankfurt, 1990)。达慕斯学院的 Pamela Kyle Crossley 慷慨地让我分享她尚未发表的研究结论。她关于蛮族统治下的意识形态和现代中国种族关系的研究,一直是极富价值的。更多的感谢要给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罗·威廉 (William T. Rowe) 的建设性评论。我还将向下列诸位表达我深深的谢意: 东方及非洲研究学院当代中国学会的 Robert. F. Ash, 贝尔法斯特王后大学的 Peter Bowler, 日内瓦大学的 Jean Claude Favez, 香港大学的 Alfred. H. Y. Lin, 康州大学的 Herman Mast, 柏林自由大学的 Werner Meissner, 莱顿大学的 Frank Pieke, 维尔科姆医药史研究会的 Roy Porter, 东方及非洲研究学院日本研究中心的 Kaoru Sugihara, 剑桥大学的 Hans van de Ven, 牛津大学的 Paul Weindling。同样,我非常感谢 Lillian Chia 在汉字处理方面给予我的指导。我感谢来自东方及非洲研究学院的助理图书管理员 Charles d'Orban 的帮助。

我愉快地感谢许多帮助改进本书写作的朋友。从一开始, Patrick McGinn 一直带着批判性的眼光关注着本研究的进展。Christian von Somm 把重要的结构主义的新进展带入到我的关注范围内, 而 Lars Laamann 和 Frank Pohlmann 则阅读了论文并作了评论。除了始终关注着我的研究的进展外, Gillian Macrae 还是最好客的朋友, 特别是在我初来伦敦时。对于 Uschi Zurcher, 我要表示特别的谢忱。我也同样感谢 Fethi Ayache, Claude Bouguet, Colin Clark, Martin Jelenic, Martin Lau 和 Xiong Mei。

本书的观点以及错谬和疏漏都由我个人负责。

目 录

前 言 1

致 谢 1

第一章 作为文化的种族:历史背景 3

第一部分 3

经书中的野蛮人 4 神话中的野蛮人 8 环境宿命
论 9 “生食”与“熟食”的野蛮人 10 肤色 11
白灰 14 黑炭 15

第二部分 18

反佛 19 宋代的遗民 20 反满主义 25

第二章 作为类型的种族(1793—1895) 30

妖魔学 35 畸形学 37 解剖学 39 地理学 45

类型学 48 人种混杂 53

第三章 作为宗族的种族(1895—1903) 57

种族战争 62 种族的连续性 66 种族起源 67
种族的灭绝 70 种族的分类 72 种族的分类
等级 74 种族的边界 77 种族融合 80 “西方
的影响” 84 替代物 88

第四章 作为民族的种族(1903—1915) 90

种族进化 91 保种 99 种族的祖先 106 种族
的起源 109 种族的民族主义 112

第五章 作为种类的种族(1915—1949) 115

引言 115 起源 120 肤色 124 毛发 125
气味 129 大脑 130 野蛮人 132 等级 136
汇合 138 情结 141 斗争 144 教科书 147

第六章 作为种子的种族(1915—1949) 149

背景 149 开端 150 发展 154 巅峰 160

后 记

作为阶级的种族(1949—?) 172

参考文献 177

索引 211

你听说过世界人种起源的传说吗？对于我们客家人来说，这是一个十分独特的故事。从前，当地球上还没有人类的踪迹时，太白决定要创造人类。他用黏土，就像我们做陶器或瓷器，而当他把它模塑成人的形象以后，便把它放入到窑内。第一个被烤的时间太长，它完全被烤焦了。这并不太好，太白就把它丢掉，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把它扔得很远。一下子便扔到了非洲，从那以后，非洲的所有人就都是黑人。由于第一次失败的教训，第二个被烤得很仔细。它只在窑里放了一小会儿，便被取了出来。瞧！太白了。这也不好。太白又把它扔掉。这一次，他扔得不是很远，他把它扔到了欧洲，从此所有欧洲人就都是白人。经验使得他能够把第三个烤得很完美：时间既不太长，也不太短。太好了！既不黑也不白，而完全是黄色的。太白非常满意，就把它放在地上。从那以后，亚洲的所有人就都是黄种人。（《台湾客家俗文学》〔台湾客家民间文学〕，周清华复述，台北：东方文化书局，1971年，第149—150页。）

第一章 作为文化的种族：历史背景

1

第一部分

在一篇发表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关于皮肤颜色和身体特征在非西方国家之作用的文章中，伊萨克 (Harold Isaacs) 认为种族偏见在非欧洲人中的存在远早于他们向侵略性的欧洲白人的观念开放之前，而要求西方人为前殖民地的种族态度负责的指控只是部分有效。“发生在种族概念中的对西方人的反应，被附加于远在这一遭遇之前就已根深蒂固的关于种族和肤色的态度之上”^{〔1〕}。这一导言性的章节有着三重的目的。它试图表明，首先，对于皮肤颜色和身体特征的态度在中国是何等的古老；其次，儒家世界中富有影响的部分预先设定了中国人看待由扩张的西方人依据种族创建起来的新的世界秩序的方式；第三，边界地区人民的持续接触鼓励了原民族主义者的情感并且产生了对

〔1〕 伊萨克 (H.R. Isaacs), “集团认同与政治变迁：颜色与身体特征的作用 (Group identity and political change: The role of color and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代达罗斯》, 1967 年春, 第 367 页。

于生理连续性的强烈自觉。征服并统治过中国的少数民族有金(1115—1234)、蒙古(1280—1368)和满族(1644—1911)。这里应该强调的是,由于缺乏关注传统中国的种族结构或生理特征的社会观念的实质性研究,这个导言只能是尝试性的。它并不打算系统地讨论传统中国的世界观^[1]。为达到我们的目的,指出在19世纪欧洲人到来之前一种种族意识的原初形式业已存在,这就足够了。

经书中的野蛮人

社会集团始终处在一个重新定义和重新定位的过程中,由此改变他们自身以及与他们相关的符号世界。然则符号世界设置背景并赋予变化以特定的意义。被符号化构造的意义、规则、传统、符号和价值的网络构成了一个集团运作于其中的结构系统。在传统的中国,儒家的经典形成了这个符号系统的核心。《五经》,即《书经》、《诗经》、《易经》、《礼经》和《春秋》,包含了孔子门徒所传习的思想的纲要。

经书被认为已经穷尽了世界或“天下”的真相。世界被看作名为“大同”的同质的统一体。隐含在这一符号世界中的任何种类之文化多元论的缺乏已经被称作“政治唯我论”^[2];受其文化优越性的假设支配的统治精英,根据一个标准来衡量外来的集团,凡是那些不能行“诸夏之道”的便被认作为“夷狄”。主要起源于“公羊学”(对《春秋》的注解)的这一世界观,被假定为至少产生了一个价值

[1] 关于中国传统世界观以及与外国的关系奠基于其上的朝贡体系的一般介绍,参见费正清(J. K. Fairbank)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麻省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8年。

[2]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9年,第24页。